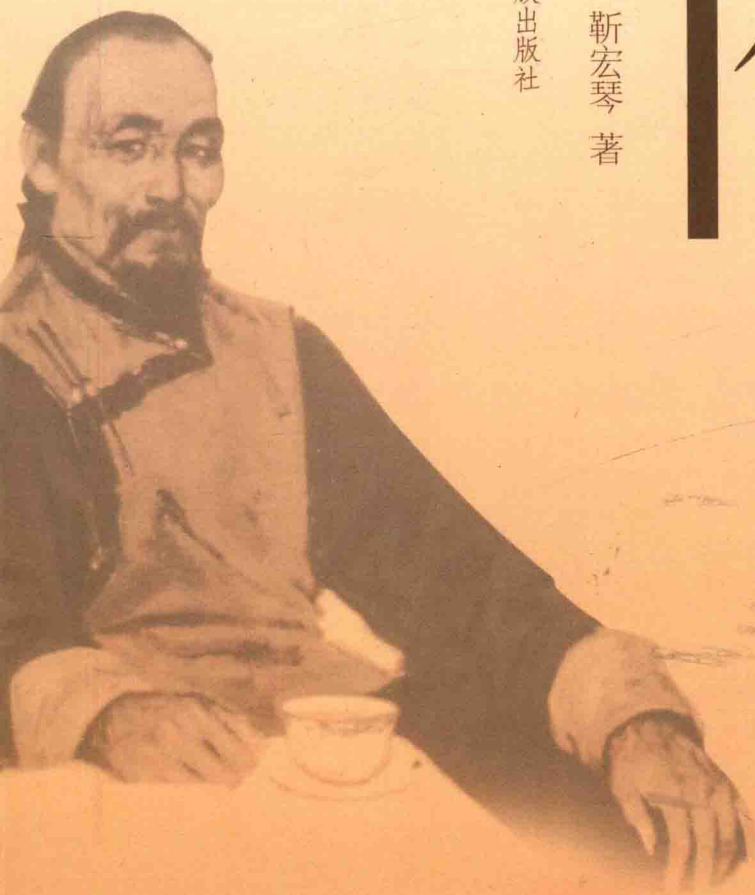


其本格：“七爺，我心裏明白，你為大姐一家，也是為我一枝花，奔波勞頓，身歷凶險，說感誦的話，也就把七爺的這份情意看得太輕了。此次解救小龍花，周大人能如此大仁大義，令我十分心動，也十分不安！我深知，一個朝廷命官，做出如此的舉動，是台行來身家性命之禍的。七



王墨清 靳宏琴 著  
辽宁民族出版社

# 尹湛納希 大傳



無道理。這一步，不同于兵與巴彥烏拉，那是派崗不打，而去黑山口，則是要短兵相接呀！”尹  
爺：“那怎麼辦？其本格的馬隊已經備足了糧草，不日即要動身啊！”宋玉朋：“能不能請派  
和 一枝花曉以利害，暫緩行動。”周祖謀：“不行。放斯楞和登支的商隊已距黑山口越來越  
且失去這個戰機，登支得逞，就無異于放虎歸山。”——玉朋，令全部馬隊速備糧草。

尹湛纳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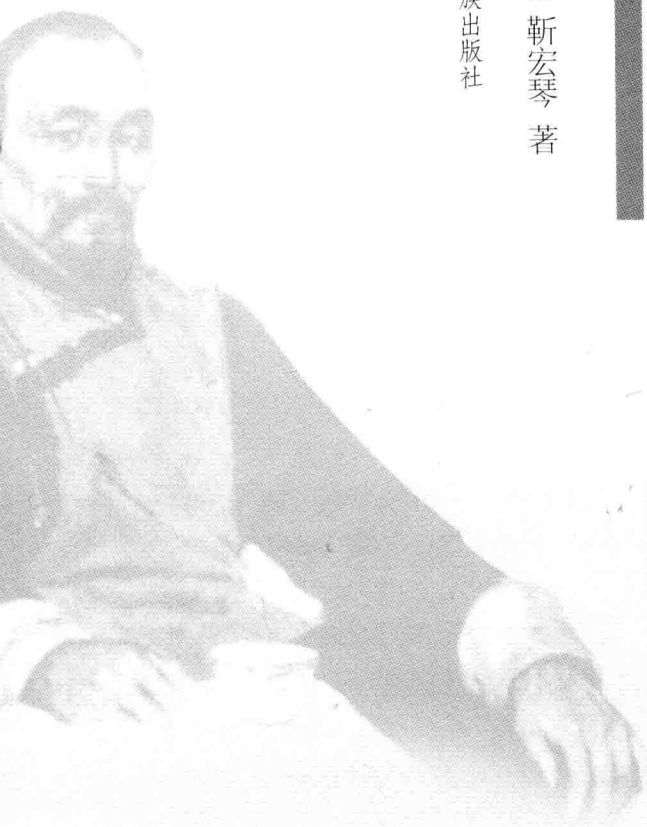
尹湛纳希

大传



王墨清 靳宏琴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

尹湛纳希大传

## 第三十五集

YINZHANNAXIDAZHUAN

## 天威遗恨

## 1. 圆明园 福海一室

廖承恩伏案执笔：“润亭兄，离京前务请见面晤谈，以解心悬。何日何处相见为宜，请兄酌定，兄承恩即笔。”

廖承恩写毕，封好，唤：“来人啊！”

护兵甲进：“军爷！”

廖承恩：“骑快马，将这封信送到城里前门外打磨厂的会友镖局，径交焦林朋师爷！”

护兵甲：“瞧！”护兵甲退出，老管家进。

老管家：“军爷，孩子们整日操练，饭量日增，若再不设法，恐有断炊之虑啊！”

廖承恩：“东城锣鼓巷那处宅子典了吧！”

老管家：“廖将军，不是老奴多嘴，那处宅子可是太夫人的居所，典出去，太夫人住到哪儿去？”

廖承恩：“南城红桥有一处小一些的宅院，可以买下来。”

老管家：“咳！这终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！”

室外护兵传唤：“报！宫内张公公驾到！”

老管家：“阿弥陀佛，救星来了！”

廖承恩推门迎客，躬身施礼：“张公公，在下未出门相迎，失礼了！”

张得喜：“自家朋友，不讲虚礼。廖将军，我听说，你这儿的饭伙又告急了？”



廖承恩：“劳张公公惦着，再不敢向张公公启齿了。横竖，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”

张得喜：“你一个驻守园子的副将，一年的俸禄还不够一大家子人的用度，甭瞒我了！我呢，也不是财神，只不过，我说句话，徒弟们还真没有不孝敬的。这不，凑了二百两，孩子们一年的开销总算是有点谱了。”

廖承恩：“张公公，您手头也不宽余，这么多银子，一时也用不了，您那，就先拿一部分来应急，我也就念佛了！”

张得喜：“你呀，别当我不知道，你连老太夫人的宅子都动了典卖的心思了。您那，只管这么用着，有个短缺急难，千万别不开口。宫里头，光后宫的胭脂银子就动辄是万八千两……再怎么难，光是指缝里积下点，大伙再凑点，就顶你这大半个家当。只要这些孩子壮壮实实的，个个都有出息，就什么都有了。在宫里当这份差的，没有后人不说，到老了也是四置无靠，不如乘早积下点德，等到闭眼那天，心里也踏实。”

廖承恩接过银票：“张公公，这些孩子，没有不念您好的。您此举，实乃为国为民之义举，功德无量啊！”

张得喜：“过誉了，过誉了。”

张得喜落座，佣人献上茶，和老管家一并退下。

张得喜：“多伦这出戏，总算是杀台了。”

廖承恩：“张公公，您若再不来，我就得找个机会到宫里去看您呢！”

张得喜：“怎么，除了孩子们的用度，还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

廖承恩：“张公公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多伦一案，就这么了结了？皇上就没想想，后人该如何评说？老百姓又会做何想法？”

张公公：“我不能多耽搁，长话短说，朝廷是一言九鼎，老百姓如何看，实难左右大局啊！”

廖承恩：“可人心若失，朝廷的气数可不能不让百官担忧啊！”

张得喜：“咳！西宫如今的光景，外人不知，宫里可是人人都明镜似的。北边，刚刚平定了富凌阿的匪队，他的副将僧格就纠集残部，进犯义州、朝阳，直逼热河！西宫已有明旨，热河都统庆春即刻调兵迎战。麒庆闻风向西宫主动请缨，愿协助庆春死守热河，设法剿除僧格匪患。”

廖承恩：“皇上呢？皇上应该担着国之安危啊！”

张公公压低声音：“廖将军，不可外传，皇上龙体欠安已非一日，近日热度不减，饮食大减了！”

廖承恩惊惧站起：“张公公，皇上病得不是时候啊！英法俄美，都觉得中国这块肥肉割到自己盘子里的太少，每日都是虎视眈眈啊！太后下旨放了沙俄间谍，已令文武百官志亏心寒，都指望着皇上能负起重振朝纲的责任啊！”

张得喜：“廖将军的心意，我明白。只是，天威难测，岂是我们可以插嘴的？”

廖承恩：“那多伦一案，总不能就这么了结了啊？”

张得喜：“只要廖将军有扭转此案的方略，皇上只要还能支撑着理政，我就是冒死也会对皇上进言的。”

廖承恩：“有张公公这句话，我就有数了。其实，事情再简单不过，只要边塞守将恩和将军设法将擒获的叛匪押解到京，交刑部、理藩院、兵部会审，叛国之徒再难遮掩。由此，周大人得以赦免，天理人心得以平服，也就够了。若这一点儿公正，朝廷都难以做到，可真真是国将不国了！”

张得喜：“廖将军历来处事谨慎，评论朝政的话还是自缄其口的好啊！告辞了！”

廖承恩：“谢张公公！”

## 2. 前门外 会友镖局

尹湛纳希：“焦师爷，你说，我怎么回土默特去？多伦一案，赢家竟然是沙俄的间谍，输家则是舍身爱国的官员、义士，还有北塞的民军和牧民百姓。这样的朝廷，还有何颜面对列祖列宗，面对天下苍生？我若这样一走，于心不甘啊！”

焦林朋：“七爷，你毕竟是一介书生，纵然有一腔正气，也难扫这满天的阴霾啊！……我不是不赞成七爷的心志，而是不同意你和索王、旺王相左而行。往长远里看，你不宜再纠缠到这桩案子里来了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焦师爷的心意，我何尝不明白？不是我仍要纠缠这桩案子，而是这桩案子跟我们哪一位，能撕掳得清呢？你为我个人着想，却无异于让我临阵脱逃。”

焦林朋：“七爷，索王和旺王派了六位护兵，可是要沿路保护你的安全的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他们哪里是保护我的安全！”

一达官陪廖承恩的护兵甲进。

达官：“七爷，廖将军派人给您送来一封信。”

护兵甲：“焦师爷！七爷！”

尹湛纳希拆阅信函，目光一犀，递给焦林朋。





焦林朋阅后一笑：“廖将军可是等着你七爷的回话哪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焦师爷，明日下晌同和居一见，如何？”

焦林朋：“甚好！”

尹湛纳希伏案疾书，然后折好递给廖承恩的护兵甲。

### 3. 土默特 忠信府介寿堂

秋竹急步进。

秋竹：“秋竹向太夫人请安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秋竹啊，我掐着指头算，你七哥在京城怎么盘桓这么多日子？至今，也不见回来的音信。派罗廷去京，原是要他接你七哥回乡的，结果也是有去无回……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这些日子，我这左眼皮就总是跳，跳得我心神难安！”

秋竹：“您老人家是想儿子想的。我七哥若在京城有什么事儿，那是再难瞒得住您老人家的啦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你呀，还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悬心不已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。东府的人早就对外放风，说你七哥这次去多伦，贪了一场官司……你说说，你七哥该不会真的是为此而陷在京城了吧？”

秋竹：“咳！东府传话多了，有几句是真的？”

满优什卡：“闺女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七哥在外边的情况，你真的一无所知？”

秋竹心知再难躲闪，又一时不知如何启齿，沉吟有顷，才说：“额吉，秋竹心里是有一桩事，再不敢瞒着额吉了。七哥此去多伦，遇到了十年前出走的满德日娃格格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噢！这么大的事儿，我竟至今一无所知。快说说，怎么个情况？”

秋竹：“满格格当年逃婚，只身到了多伦，被牧人家收留。幸好老额吉膝下无儿无女，待满格格如己出。满格格矢志未嫁，在草场骑马放羊苦苦熬了十个寒暑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那，你七哥不是早已到了京城了吗？满德日娃呢？”

秋竹：“满格格也随七哥到了京城。只是……”

满优什卡：“只是什么？”

秋竹：“满格格心里有疙瘩，不想再回土默特来……”

满优什卡：“咳！说起来也是我的孽啊！这么说，官司之外还缠着这码子

事？你们，就只瞒着我一个人哪！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我六哥在外清丈土地，府里又有谁敢瞒着你老人家？这事儿，我也是刚刚听到些眉目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来人！”

秀玉和仆妇进。

满优什卡：“跟我到王府去见常三爷！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要不，派人把我六哥请回来？”

满优什卡：“不必了！等我问明了情况再说。”

#### 4. 西城 同和居

雅间。尹湛纳希、焦林朋拱手相迎，与廖承恩见礼。

廖承恩：“七爷、焦师爷，承恩不好多耽搁，免除一切客套，上菜、上酒，边喝边谈如何？”

焦林朋：“廖将军历来爽快，好，请！”

廖承恩：“七爷，咱们先同饮一杯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廖将军，钱别的酒已喝过了。今日这酒，润亭揣度，一准是将军有什么要事，要同焦师爷和润亭聚谈。”

廖承恩：“先喝了这杯酒，我自然有话说。”

三人同饮。

廖承恩：“润亭兄，周祖谟大人在打牲乌拉给你写来一封急信，我思虑再三，还是要亲手交给你。”

尹湛纳希接过信，先就有些心热眼酸：“廖将军如此待润亭，润亭深领其意！”廖承恩摆手，示意尹湛纳希打开信。

周祖谟（画外音）：“润亭兄，祖谟幸有焦师爷、廖将军派员一路护佑，已抵乌拉街，距宁古塔仅千八百里之遥。多伦一案，实不该牵累润亭兄，如今已有了结果，兄万不可再以公正与否，不舍此案。此案，全赖上苍眷顾，兄尚可平安回乡，实令我心痛之余，有了一份慰藉。务请兄以紫云教诲为念，其志本就不在我辈为官为宦者流，如兄能早日完成大作，我们都将举杯遥祝，共庆兄之业精有成。此案所余之事，已托廖将军、焦师爷，会同恩和将军、宋总管和民军妥为处置。念兄处事常以舍己求理为念，实令祖谟无法心安，望见字后，速离京返乡。日后，若有缘相见，祖谟定当敬谢兄以心相契之情！切切此嘱。”

尹湛纳希看完信，不禁长叹一声：“祖谟大人一路赴险，还这样为润亭悬心不已，更令润亭不忍舍手此案啊！”





廖承恩：“我知道，这个弯，你是一时难以转过来的。可，祖谟兄字字句句的嘱托，并无一丝一毫的客套虚情啊！你想，以祖谟的刚正自尊，竟受如此大辱，沿途所念，而唯仁兄的进退，此情此意，润亭总不该辜负了吧！”

焦林朋：“七爷，朋友之言，实出自肺腑，万请打消重去多伦之念，早日离京返乡，才是正理。”

廖承恩：“焦师爷，润亭有返多伦之念，他虽没吐露一句，可我已猜到了。润亭兄，你总不该拂了这么多兄弟的心意吧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我本已意决，不求出此案的公正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祖谟大人的信，二位仁兄的劝勉，实让润亭为难了。二位仁兄，容我再想想……”

廖承恩、焦林朋对视，颌首。

### 5. 京城 土默特右旗王府 书房

索特木色登：“书荣，尹湛纳希迟迟不肯离京，是不是另有打算啊？”

常书荣：“不管有什么打算，再不准他随意行事。多伦一案，本无他一丝一毫的瓜葛，他竟牵累得如此之深。万幸朝廷终是网开一面……若朝廷一旦翻脸，追究他借案出轨，另有所谋，你这个旗扎萨克也难辞其咎啊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理，是这么个理。可，多伦一案，从大清国的根本上论，理，并不在朝廷，而是在周祖谟和边塞的牧民百姓。你想，大清龙兴塞外而有中国，靠的是什么？光是金戈铁马？不！是顺治爷、康熙爷驭民之策得了民心，守土之策安了民心。如今，若是这样对洋人一味地割地赔银，连沙俄的间谍都不敢处置，国运实实堪忧啊！”

常书荣：“既有这一层道理，满朝的文武百官是干什么吃的？史书上讲，武死战，文死谏，朝廷若真的走到那一步，在位的文武百官，都该问罪祭天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话扯远了，这不是该由我们理论的。朝廷要我们做的就是两件事，筹饷、练兵。”

常书荣：“说得轻巧。我担心这次清丈土地，即使真的丈量清了，到头来把仅有的一点民脂也就榨干了。无水难有鱼，无雨难有粮啊！若真的到了无饷可筹、无兵能战的地步，首当其罪的还不得是王爷您吗？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我的福晋，你说的那是干系着朝廷的大局，我们实难左右，只好做一步看一步。让我睡不着觉的，还不是尹湛纳希这档子事。旺旺已透过话了，多伦一案，并不看完，其中，麒庆也染指了！”

常书荣一惊，说：“什么？麒庆？……那，巴勒扎布把那个妖女子送给麒庆，该不会牵连多伦一案吧？”



索特木色登：“这正是我最悬心的。麒庆是什么脏钱都敢收的，来者不拒，多多益善。巴勒扎布若只送个女人也还罢了，只怕是替多伦那边买通了麒庆啊！”

常书荣：“他巴勒扎布有什么道理，到那么远的地方插上一手？莫不是也沾着投靠沙俄的腥味？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谅他还没那么大的胆子。他热河的买卖让那个叫翠云的女人给砸了，还险些摊上了一场官司。他是急于翻本，不走黑道，能成事吗？”

常书荣：“土默特右旗怎么出了这么个祸头？凡是麒庆染指的事，我们都得防范于万一啊！翻手云，覆手雨，到头来总能找到牵扯咱们的口实啊！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我跟旺王直言相谏了，这回我们不能眯着听声了，只要摸到麒庆收了叛国者的金银，那就是叛国罪，朝廷再难宽纵姑息。”

常书荣：“巴勒扎布仗着这层关系，占着旗府帮办的位子，动辄拿捏王爷，左右旗政，是该有个了断了！王爷，我即刻带人到热河的南货庄子上走一趟，去会会那个被麒庆养着的女人。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热河是什么地方？各个要员都布有耳目！当初，我就不十分赞同你派绰银贵弄什么南货庄。”

常书荣：“没有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任谁都可布下耳目，我们有何不可？”

索特木色登：“好吧！我即刻传刘三，催他快点陪尹湛纳希离京。”

## 6. 土默特右旗

巴勒扎布、范朝玉骑马并行。

巴勒扎布：“范先生，年轻有为，又有学识，早该寻一个可心的女人了。”

范朝玉：“九爷有所不知，朝玉终日东奔西走，居无定所，无家室之累，岂不更方便吗？再说，可心的女人，实实难遇啊！”

巴勒扎布：“范先生是见过世面的，凭一身的本事，又倜傥不俗，竟难寻到个可心的女人？如蒙不弃，这个月下老，我当了。”

范朝玉：“朝玉先谢谢九爷！”

巴勒扎布、范朝玉骑马进下府街，直奔诚信府山门。

## 7. 诚信府 客室

酒宴已毕，丁合尔陪范朝玉落座、喝茶。

巴勒扎布进：“丁大人，听堪布说，我出去这几天，常三爷带人清丈土地已清到建昌营去了？”

丁合尔：“九爷，放心！我和罗玺早就谋划妥了，面上已做得天衣无缝，即



使常三爷有天眼，也难破解。”

巴勒扎布：“那就好！我担心的倒不是多赔些地亩厘银，是怕常三爷他们真的抓住咱们黑地做把柄，日后受他们随便辖制。”

丁合尔：“九爷，这个，尽管放心！大清国皇庄和满人的庄田，有什么猫腻，咱们说不清楚，也没那闲工夫操那份心。只是咱旗下的九十六个箭丁营子，二十几户台吉府第，外加旗府的官地，内情别人不知，九爷，你我可是心知肚明吧？旗余地、升科地，其中的圈拔地、投充地，庄田里的什么恩赐地、分封地、赠嫁地，黑了多少，典了多少，买入多少，瞒报多少，各箭丁营子私下出了多少，转租多少，我早就留心了！常三爷再怎么能耐，我看他真能清出什么猫腻来才怪了！”

巴勒扎布：“有丁大人铺排，我早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只是，咋一听堪布说，心里还是觉得有些锣鼓点响。”

丁合尔：“言归正题吧！范先生，九爷和我请你专程来一趟，实是有要事求教。”

范朝玉：“丁大人，朝玉不敢称大，请丁大人直称朝玉其名才好。至于有事相商，朝玉理当尽心尽力。”

巴勒扎布：“事涉多伦一案，弄得不好还真怕是有些麻烦。”

范朝玉：“敖斯楞先生已安然住进了俄罗斯公使馆，九爷说的麻烦，所指为何？朝玉一时还真难得明白。”

巴勒扎布：“麻烦是出在昆丹王爷和莫日根身上，麻烦也是出在西府的老七身上。这个老七和周祖谟原就漂在一起，眼下，索王下令押解他回乡，他仍赖在京城，要为周祖谟翻案。只要多伦那面把人证押解到京，盖子再难捂得住，贵如麒庆大人也再难周全不说，恐怕还会受其牵累。”

范朝玉：“嗯！昆丹、莫日根，他们并没有俄国护照做护身符，一旦有险，定会祸及上峰和九爷您哪！”

巴勒扎布：“范先生，我巴勒扎布命并不值钱，要紧的是得保住麒庆大人。”

丁合尔：“保住了麒庆大人，也就保住了咱们这一片天！范先生，我看，就请你把手中的生意先放一放啦！”

范朝玉：“直说吧，二位无论派朝玉什么差事，朝玉都万死不辞！”

巴勒扎布：“范先生为人果然仗义，我这先代麒庆大人向范先生致意了。直说吧，想请范先生秘密走趟京城，通过东城教会你那位恩师，约见俄罗斯公使馆的人，无论如何设法乘敖斯楞出境之机把莫日根带走。只要莫日根一走，昆

丹就可解脱，这盘棋局可就由不得西府的老七和周祖谟一伙子啦！”

范朝玉：“嗯，把一切都推到莫日根头上？”

巴勒扎布：“只要范先生事成，别的自会有人筹划周全。”

范朝玉：“好吧，我连夜进京。”

巴勒扎布：“你先带这两张银票，若仍觉不足，可凭我的手书，到汇源票号支取。”

范朝玉：“那，西府的七爷怎么办？”

巴勒扎布：“只要稳住了大局，再慢慢收拾他。”

### 8. 忠信府 介寿堂

满优什卡震怒：“我就知道，你们有什么大事瞒着我，果不其然哪！索王和旺王为老七派了六名护兵，名为护佑，实是押解，当我不明白吗？给我备车，我要亲自去京城！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息怒，儿子也是刚刚从常三爷那儿得知此事。若去，也得我去。您老人家，身子骨经不起一路的颠顿了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你去？清丈土地扔得下吗？”

玛苏卡夫人跌跌撞撞地进：“四嫂啊，你说可是怎么好啊？老五病在庙上，水米都不粘牙啦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你呀，遇事就懵懂。你不是亲自去庙上接他了吗？”

玛苏卡夫人：“咳！见到我呀，就跟不认识似的，待理不理的，问什么话，就是不吱声。急了，只说了一句话，你还我的凤儿，还我的孩子！四嫂，你说说，这不是往绝路上赶吗？哪儿给他找凤儿去？”

满优什卡：“家门不幸啊！你呀，也是对下人耳朵根子太软，到头来，弄成这么个局面。我呢，也是的，当初咋就没想到老五的脾气会变得这么固执。”

玛苏卡夫人：“要是老七回来就好办了！老五，别人的话是听不进的。前一段，老六去给他送用度的时候，他也是说等凤儿回来。我听说，老七去多伦，不是答应给他五哥找凤儿了吗？”

满优什卡：“好啦，赶快请位先生，到庙上去给老五号号脉，开个方子，先这么顶着日子。你呀，也别包揽着，让老五媳妇去侍候着。”

玛苏卡夫人：“咳！老五见了他媳妇，还不得乌眼鸡似的，不要说诊治，没的得添病。好歹，我是他额吉，打小抱到大……”

满优什卡：“好了，那就这么办。六儿，你还是去应你的差事，府里的事儿都交给你媳妇料理着，有秋竹帮衬着，我还能放心。给我备车去吧，我去见常



三爷，讨得来印信，明日就动身。”

玛苏卡夫人：“四嫂，你要亲自去京城接老七去？”

满优什卡：“不舍得这把老骨头，不行啦！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你老人家亲自去京城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六儿，不能因为家事而误了旗政。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！”

嵩威丹忠跪地：“额吉！”

秋竹一身男扮的短装，带着乌拉熙春匆匆进厅。乌拉熙春见玛苏卡夫人在，便在门口迟疑着，不肯进厅。满优什卡见状说：“好了，弟媳也该去早早安排五儿的事啦！”

玛苏卡夫人拜别满优什卡，转身出厅，见乌拉熙春在门口，便说：“熙春，你额吉可好？”

乌拉熙春：“我额吉这阵子好多了，劳婶娘惦着。”

玛苏卡夫人径直去了。秋竹这才拉乌拉熙春进厅。

乌拉熙春：“四娘！六哥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熙春越大越好看了！这一晃，熙春都快十六了吧？”

乌拉熙春：“四娘好记性，赶着算，可不是快十六了吗？”

满优什卡这才注意到秋竹的这身打扮说：“秋竹，你这是打哪弄来的这么一身行头？要去走江湖啊？”

秋竹跪地：“额吉，秋竹无论如何也不让额吉亲自去京城。我六哥脱不开身，只有秋竹去才是正理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看样子，额吉若是不答应你，也是不行的啦！说说看，你是怎么个想法？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秋竹早就心存去京城接我七哥和满格格的念头啦！今日无论如何也要请额吉俯允。若不是熙春妹妹的提醒，秋竹还不敢这样冒失地向额吉吐露这个心思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熙春，向你秋竹姐姐说了什么悄悄话，让你秋竹姐姐立马就换了这身打扮来见我？”

乌拉熙春：“原本没什么要紧，是我额吉跟我说，熙春，也该让你知道一些家事啦！你和西府的七哥、六哥，还有玛苏卡婶娘的五哥，都是一个祖太爷的孙子，都是你阿爸那个老东西闹的，竟是活活的生分了！你大啦，得改改你阿爸这个门风了，再怎么，一支笔也绝写不出两个宝字来，地亲不如人亲，人亲不如本宗亲，血脉关着呢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噢！你额吉是个知书明理的人哪，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呀！”

秋竹：“熙春妹妹，拣重要的说，你四娘和六哥都想知道呢！”

乌拉熙春：“昨日夜里，阿爸邀了丁大人，还有那个姓范的先生，叽叽咕咕商议了大半宿。我额吉说，若是生意上的事儿，咱不插嘴，可听他们议论，要去京城，是为朝廷的什么官司，还好像牵连到我七哥，还有什么齐（麒）大人。我额吉说，东府和西府再不敢这么斗来争去的啦！能破解的，就得破解。就这，我告诉了秋竹姐姐。”

满优什卡屏着眼，看了看嵩威丹忠。嵩威丹忠也如梦方醒一般，惊悚着两眼，一时无话。

满优什卡：“你额吉说得对啊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宝字，你们都是一个祖太爷的孙子。熙春哪，看来，你打小就机灵、心善，你六哥、七哥、五哥，还有故去的惠如姐姐，眼下的秋竹姐姐，没白疼你、喜欢你一场啊！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到了京城，可不是只见到了我七哥就什么事都算办了！我这次去，最挂心的是满格格，我要劝解她，一定要她陪我七哥一同回土默特来。相依十载的两颗心，再不能让他们分开啦！额吉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你能劝动她，只怕她也是难见我啊！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秋竹从没求过您老人家，今日，秋竹是要为难额吉了！额吉，只要满格格回来，万请您老人家不要再念昔日的过节啦！当初，若不是真心恋着七哥，她怎么会远去多伦，以格格的身份却做了骑马放羊的女人？”

嵩威丹忠：“额吉，秋竹妹妹的话可是出自肺腑啊，万望额吉体谅秋竹的一片心啊！”

满优什卡：“秋竹，我的闺女，你呀，真的是让你额吉为难了！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秋竹无论大事小事从不敢伤了额吉之尊。今日，秋竹就是冒犯了额吉，也要把话说透！我七哥，胸存大志，情有始终，你是他额吉，对我七哥也是疼爱有加，只是常常拘于祖训成法，误伤过至亲至情。若您老人家能够眷顾我七哥和满格格的两心相悦，两情相依，正可弥合昔日的一切嫌隙。额吉，这些话，是本不该出自秋竹之口的，可是……”

满优什卡：“闺女啊，我再老糊涂，也还糊涂不到不辨真情假意的地步吧？你能这样待你七哥，也算是忠信府上上下下没白看重你一场啊！你自己遭的苦楚还少吗？额吉不愿提念，是怕你念旧伤心啊！你在忠信府里，前前后后也有七八年了，我视你为我的亲闺女，可并不真知你这颗心啊！任是铁石心肠，也会被你这心意熔化了！闺女，快起来，额吉依你了。一路上，请张福带人护佑



着。”

秋竹：“额吉，见到满格格，我该怎么说？”

满优什卡：“你想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”

秋竹：“我是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转达额吉的意思。”

满优什卡：“你呀，那就什么都不用说。”满优什卡命秀玉：“把我那个匣子拿来。”

秀玉捧出一红木匣，满优什卡从中拿出一对玉镯。

满优什卡：“这是我原本就为七儿备下的，你拿一只给她吧！这一只，待你七哥回来，由我亲手交给他！”

秋竹欣慰展眉：“秋竹先就代我七哥和满格格谢过额吉了！”

### 9. 驿路 喜峰口

秋竹扮男装，骑马带剑而行。

张福带三名达官护侍左右，向京城急驰。

### 10. 京城 会友镖局 客室

尹湛纳希伏在书案看邸报，刘三进，毕恭毕敬地打千：“七爷，索王爷吩咐，七爷该尽早料理完京里的事务，好早日动身回土默特去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嗯！唉，刘三兄弟，你没听到些街谈巷议，说皇上龙体欠安了？”

刘三：“小的耳背，真的没有听到过。七爷，你手上不就是朝廷的邸报吗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这邸报上只说富凌阿的副将僧格已打到义州一线，热河都统正奉命带兵追剿，不日将有捷报。”

刘三：“七爷，您看，咱们何日动身的好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让你那几位弟兄把家里吃的用的都安置好了，咱们就可动身。索王和福晋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刘三：“回七爷，常福晋已坐着轿子车去了热河，说是去查验南货庄的账目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你这个长住京城的土默特人，和家里人联系还多吗？”

刘三：“不多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你父辈不是诚信府的庄丁吗？按理，九爷断不了同你的来往吧？”

刘三：“七爷，刘三自被索王爷调来京城，和九爷来往，断倒是没断，只是不那么多了。七爷，你的意思……”

尹湛纳希：“噢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刘三：“七爷若没别的吩咐，小的先告退了。”

### 11. 承德街

常书荣挑起轿车帘，见已进了街，街两边的铺子，牌匾相接，货幌成排，人们熙来攘往，煞是热闹。

轿子车走在南货庄门外，绰银贵带着伙计早已迎候着了。车停下，绰银贵亲手把凳子摆在车下，常书荣在丫头仆妇搀扶下，踩凳下车。绰银贵带伙计施礼。

### 12. 南货庄内客舍

常书荣斥退丫头、仆妇：“你们都下去歇歇吧！”

丫头、仆妇：“是！”丫头、仆妇退出。

常书荣：“绰银贵，这段日子，麒庆还在热河吗？”

绰银贵：“在，整日在都统衙门里和庆春都统品茶、听曲、喝花酒。”

常书荣：“朝廷不是下旨，要庆春带兵去剿灭匪患僧格吗？”

绰银贵：“咳！庆春和麒庆只是带兵去充充样子。真打起来，都是手下的副将去迎战。”

常书荣：“你的人给我盯紧着点，只要麒庆离开蓝旗营的那个宅子，就来告诉我。我这次来，就是要会会唐婉文那个妖女人。”

绰银贵：“福晋，不是银贵心细，万一让麒庆察觉，不得和索王爷掰脸吗？”

常书荣：“我自有办法。”

绰银贵：“听咱们的人说，麒庆近日可能又得和庆春去督战，到时候福晋前去岂不更妥当吗？”

常书荣：“只要能避开麒庆，尽管照我说的去办！”

绰银贵：“噫！”

### 13. 承德街 蓝旗营一处宅院

唐婉文盛妆出厅，见来者是常福晋，忙行大礼参拜：“婉文实不知来客是福晋，婉文给福晋请安！”

常书荣：“不必多礼！”常书荣应着话，直进前厅，随侍的丫头、仆妇站在厅外。唐婉文见状明白了大半，忙疾步进厅。

唐婉文摆手，斥退自己的丫头、仆妇，又蹲了万福说：“婉文明白福晋的意思，是不便让下人们知道您的身份。好了，现在没了外人，请福晋上坐。”

常书荣不即刻落座，打量着厅内的陈设，目光转到唐婉文身上，少顷才落



了座。

常书荣：“婉文夫人，今非昔比啊！我都快认不出来了！”

唐婉文长叹一声，忙跪地哀声自诉：“福晋，不是婉文自甘下贱，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女人家，要想成其事，只好投身依靠势力……我早已是不念手段、只盼结果的人啦！”

常书荣忙起身，搀起唐婉文：“婉文，快不要这样说，我是来拜访，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问罪之意？”

唐婉文站起，说：“福晋，世间事务，不论荣华富贵，还是清贫相守，都早已和婉文无缘。我只是心存赎罪之念，想见冯朴一面，能帮就帮他一把。之后，便可以死洗罪，了无牵挂了！”

常书荣：“婉文，你的心，有的我懂，有的我不懂。但有一点，我愿坦言相告，身子污了可不等于心也污了！我若对婉文没了这样的信任，也绝不至于跨进麒庆大人的这处外宅。”

唐婉文感动，泪水涟涟：“福晋，唯你知我。”

常书荣：“你能时时念着冯朴先生，说明你心里还存着良心，还存着昔日的情愫，虽然只是想赎罪，对你也实属不易了。此处，我不便停留太久，我只一句话嘱咐你……”

唐婉文：“福晋，我能逃脱冯百驹的樊篱，实赖福晋慷慨相帮，婉文一直心存感激。福晋有什么吩咐，婉文万死不辞！”

常书荣：“言重了！我只是要你留心身边事务，不为邪恶所惑，虽身不由己，心却要存着良善和正气。”

唐婉文：“福晋，婉文何尝不想这样去做？只是，没有福晋的这番嘱咐，婉文不知如何去做才会不污自心。”

常书荣：“我不点破，你也会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在这里终非长久之计，朝廷上下，险恶难测呀！……近日，我就住在街里的南货庄。再说，南货庄里还有你认识的一个人，一旦有事儿，可径直向南货庄去……”

唐婉文：“婉文无意陷在此宅，正苦着无路可走……婉文深谢福晋指点迷津。福晋恩重如山！”

常书荣：“若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街里商家来讨账的。我走了，好自为之。”

#### 14. 朝阳门外

张福：“秋竹姑娘，请先在此地歇脚，我进京去请七爷。”

秋竹：“不必了，我和你一同进城。”



张福：“那，也好！”

### 15. 前门外 会友镖局客舍

秋竹：“七哥，满格格住在哪里？我要先去见她。”

尹湛纳希：“秋竹，我没有料到你会亲自来京。你写给你满德日娃姐姐的几封信有的我看过了，有的还未来得及看。”尹湛纳希说着，从箱笼中取出几封捆在一起的信。秋竹接过，一一过目，发现她写给满德日娃的最后一封信，竟没有开封。

秋竹：“七哥，这是我写给满格格的最后一封信，怎么满格格她竟然连看都没看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满德日娃说，秋竹小妹一连来了几封信，一封比一封言辞恳切，实难回复秋竹小妹的一片至诚。我也不是心如铁石之人，每每为秋竹小妹的话打动，情不自禁，热泪涌流……这最后一信，我实在不敢打开，怕自己会一时动摇。”

秋竹慢慢打开信：“七哥，满格格不会想到，我在这信里只写了四个字！”

尹湛纳希接过，打开一看，是用血写的四个字：以心相契！小字是‘秋竹万望满德日娃姐姐和七哥早日一同回乡。’尹湛纳希双手颤抖，眼涌热泪：“秋竹小妹，你，你是用血写成的这四个字？……满德日娃也是不会料到的，秋竹……”

秋竹：“七哥，还不快领我去见满德日娃姐姐。我这里，还带来了额吉对满德日娃姐姐的心意。七哥，你看，这是我离家时，额吉嘱咐我务必当面交给满德日娃手上的。”秋竹拿出一只玉镯。

尹湛纳希仍沉浸在秋竹血书的震撼里，木然接过玉镯，抬眼看着秋竹，半晌不语。

秋竹：“七哥，你还迟疑什么？额吉也盼着满德日娃格格早日回忠信府啊！快，领我去拜见满姐姐啊！”

尹湛纳希：“秋竹！杭州临别时，你送给我的那副龚自珍诗句集联，我一直时时记起……听说秋竹小妹终于脱离苦海重回忠信府，我为之欣喜……可我仍是料不到，秋竹小妹会有这样的心胸。”

秋竹：“七哥，你说什么呀？满格格住在哪里？你不愿带我去见她吗？”

尹湛纳希：“小妹，满德日娃已于十天前就随司图田人兄和倩娘姐姐买舟南下啦！”

秋竹：“什么？她连我这最后的信看都没看，就……为什么？难道……”